

張右史文集卷第六十二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為確論  
余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事而相闕異施設而同利害  
其守之安危視其攻之善惡其報應如表影聲響之不  
差也譬如人之殖產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歲收千  
石封之倉廩而食之賈百金之貨于鄰國而贏千金焉  
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坐享其福而貽之  
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產又  
殺人于道而奪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歲之廐庫而

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作而披攘之矣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王始滅韓齊大率十年間耳皆滅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于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結于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未流播散之餘種將且復漲而暴興不得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以取之道守之而其机必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為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效豈

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將一戰勝齊下城七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為齊乃無一城為毅守者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尚然况于暴秦

###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考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間于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夫非獨君臣之分為然也自是而下之至于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于父子兄弟之際者以其天屬宜無足怪下至于一鄉一邑

而上至于君臣是果設為尊卑而不敢犯何為而然也  
蓋嘗求之以謂天下之分起于天下之理天理者本于  
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  
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  
治也紛、藉、以力相勝于是三始大病之而後有能  
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  
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于君乃  
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  
悅首听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之至于一鄉一邑亦猶  
是也余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已來其國之多故者

莫如晉外有夷狄之強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  
忍觀者然後裂為東晉而晉亦微矣然猶相  
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  
自劉元海已來天下分為十六國若符堅石勒之後皆  
有過人之才關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  
智效死之至其所建立六有足觀者然皆不过一再傳  
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  
蓋嘗觀符堅之敗于壽春以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  
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蓋思之至于君臣之分而後迂  
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

安于所服故天下之行者莫不從之而不敢犯人之性  
恐其失之是以措邊流寇皆歸而避之忠臣盡士力以  
救其敗若符石之強雖于古強于今然天下之情不愛  
其德而惡其亂不希不以亂為後強得強于項更幸  
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謂君臣之分其始出于  
相制苟為君臣焉斯有分矣且夫欲何擇也夫天下  
之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共者之必歸也嬰兒愛其乳  
之者鄰人之母乳之則不愛也然為乳也而愛惡存焉  
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和天一曲習乎魏也而晉之  
不亡何也十六國之類法既敗于今之不正者惜哉

### 唐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強而不我若而所大患者與之  
為敵而兩無有以相制也夫兩無有以相制則勢足以  
相擾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  
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  
坐而特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  
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于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  
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計取之  
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  
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時

角力以戰其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致爭于手足之間而獨徘徊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後不能以與吾較夫如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于敵則乘之力敵擣均則持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向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溫之強親冒矢石與唐人從事于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也代勝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退而勝者激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不

得其志至于莊宗力戰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于楊劉德勝之間蓋嘗感而不振矣其後郭崇韜為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于唐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為用此持其虛襲其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于段凝之區々何異夫披心腹而責乎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莘劉鄩趨黃澤無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趨汴之策也彼鄩以謂人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成彼誠見天下

之勢非朝夕之所能成其大策不備以起太原所以持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然而為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拔其所忌故莊宗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戰從之者此之謂也

###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于不得已而為之夫事至于不得已而為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勉強而為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圣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具先為之防曲為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浚容制之

而不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為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切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于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為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知所為于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于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于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習于水而不可動夫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天下之勢亦何以異于此圣人者唯先見其害而預為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防以愛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者節度之制起于景雲開元之

間然其所治者不過于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于中原，而莫之禁。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皆屬于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于天子，而權歸于將軍。天子養之于上，而將軍實收其權。心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寘之于可畏之地，則俛首尽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于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

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必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蓋肅宗之時，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鋤蕩剗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以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亡之實，若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為，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湏更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於僖昭之間，而起于天寶之際；節度之強不起于河北之繼襲，而起于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夫天寶之際不為是苟且

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 唐論中

天宝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宝盜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足無人矣故為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于此者何謂二利一者歷之以尊名重勢敵

人雖強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不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縉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煽淫泆荒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祿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後唐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于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獷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則明皇于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



乎曰知兵者必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敵人之不我拒也然祿山之勢雖強渡河而南則羈客也故心不因而易搖其恃范陽如虎豹之有山林急則必投下以自蔽方祿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持范陽之虛往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

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弊于河朔諸師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牽之于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無能為也祿山傾國遠闕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為無人也夫

###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謂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以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

安然享之而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為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功而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天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若兵出于府而將出于衛使將之於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厲兵秣馬以問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以取信于下而士卒之顧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愛而不私天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為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而不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

嘗歛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莽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歟蓋自天寶以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制而河北之鎮天下指為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謂是誠不可得而為也嗚呼蓋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無有以制之此其為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為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享太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傑黠而不顧肆教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為爾哉蓋其股肱肘臂有為之出死力以為之者使其子然而自為則吾一

將之敵耳故李勣之平蔡一討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能為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遣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其屬城而為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析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耳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叛其素所愛耶名為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為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貧也而後肯役于富惟賤也故肯役于貴故兩貴不能相使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者豈有它哉惟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

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軋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斥其臣佐則彼安肯安然而遣之者耶使彼過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彼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彼敢過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內禍及之何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敵于其前則必群擊而競排之彼一日于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者烏重裔為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于朝廷使得自隸

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鎮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裔之鎮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真弱鄴度之術也

張右史文集卷第六十二

張右史文集

荅汪信民書

未啓上教授汪君足下過符離偶多事然雖聞車馬嘗見臨而卒不能一到左右也必蒙深察到家忽使人惠書如見問以文墨事未於文詞竊嘗好之而不能著也莫知所以告左右者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体不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而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開物皆詞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於理一根於心苟邪氣不入於心僻吝不接於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於中發於外字言語未有不明白條暢盡觀於語者

乎直者文簡事核而理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而諭曲者技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也足下以文章取高科言語之工妙天下而僕敢獻其陳說則有罪矣然既以仰答盛意之辱又因以求教也春寒自愛偶以連日冗甚修答不時恕之  
不宣未再拜

### 与魯直書

未再拜李士足下未年十八九時居陳李同舍主有自江南來者籍能道魯直名後數年禮部蘇公在錢塘始稱魯直文章士之慕蘓公者皆喜道足下僕於斯時固已有願交之心不幸遭罹愛患徃來淮浙間就食以繼活又得官西遊洛陽者三年歷時益多行四方遠而足下之名蓋至於予耳竅後蘓公以文章得罪而闢足下實与其間蘇公黜官貶走數千里外放之大荒積水之上飢粥不給風雨不蔽平日之奢德美者皆諱之矣

誰復謀於燕之後勢下之利而莫或忌之矣  
然言足下姓名之為重者亦不加焉夫天下人之  
公議固不可終闕然非有大利權而能使人稱受於  
寂寞蔽障之地者非其真然有人欲掩之而不可得者  
未易至也故未之願交之心亦常有其名其深淺常相  
若也未為丞於咸平者一年矣而常直如隔舍如束縛  
甚固不得輒見夫人之相好者遠而不相及則雖思而  
心不勝有可及之勢而限於人則處寐亂何則人之  
情固不平於理之不啻然者未之思所以不能得見  
面而至于奉書而請交也夫交者君子之所甚慎而未

惟以少敘哀誠耳不敢以為禮也初暑孝履如何願省  
哭泣強力自持

未再啓每懷先公平昔相與之誠又聞在嶺外時失所  
愛弟天子有是哉無可言者奈何呂家諸舅又復不振  
想時得書也書不盡意何時面慰臨書墮涕

### 荅李推官書

李君足下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  
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嘆既有以起其竭涸之  
思而人喜世之孝者比來稍少追求古人之文章遂作  
依製往往已有所到也未不寸少時喜為文詞與人遊又

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与未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未為知文謬為恭敬若請教者予欲持細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亦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体力為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迹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父也足下之所嗜好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父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父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

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讀之如破竹橫斂及覆自中節日曲者雖使假詞於子首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于口無一可愜况何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亦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于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



滔滔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  
其舒為淪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霆蛟龍  
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波也而水初豈如此於是順道  
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為溝瀆東決而西渴下湍而  
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  
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  
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  
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  
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古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  
雖欲為繁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  
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  
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  
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  
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一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  
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 投知己書

五月日來謹因僕夫百拜獻書某官未聞古之致精  
竭思以窮一藝而其知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  
必能自達於其技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遂得其悲  
觀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吾溫見于其聲工舞者能

使欣戚見於其當客其情見於物而意澹於外也蓋雖  
欲自掩而不可得昔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  
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  
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  
自知也未自卬角而讀書十有三歲而好為之方是時  
雖不能盡通古人之意然自三代以來聖賢騷人之述  
作與夫秦漢而降文章詞辨詩賦謠頌下至雕蟲繡繪  
小章碎句雖不合于大道靡不畢現時有所感發已  
能見之於文字所習益久所親益衆所嗜益深故自十  
有五歲而至今三十有二年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著  
於當世而可知與夫考於前古而有得者無一不發之  
於文字不幸少苦貧賤十有七歲而親病又二年而親  
喪既仕而困于州縣者十有二年矣其悲憂驚悸煎熬  
逼迫之情憔悴萎葳鬱塞憤滿之氣充滿羨溢盈心滿  
懷而又飢寒困窮就食以活其具孳者徃來奔走率嘗  
數千里西走巴蜀南盡吳會陸困於周秦而水窮於江  
淮江湖波濤魚龍之驚重山複嶺猿猴猩羆之出入大  
夏炎暑流金裂石與夫雷雪兩潦之災恐積陰大寒烈  
風霰雪龜手刮肌之凄愴皆已習見而安行晝則接於  
起居夜則見於夢寐計其安居飽煖脫憂危而解逼仄

揚眉開口無事一笑者百分之中不占其一又觀一世之情其所矜尚可以自振於貧賤阨窮者未素於其身無有其一故雖出任四方脩身活官庶幾于有聞而門單旅薄氣焰寒冷執叛趨拜以見大吏大則罵辱詬責小則詰問凌侮得其漠然不問棄置其誰何則過而欣然輒自慶喜其窮愁困塞有不可勝言者又豈獨此哉古之能為文章者雖不著書大半窮人之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獨發于言悟文章無掩其口而窒之者庶幾可以舒其情以自慰於寂寞之濱耳如耒之窮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平生之區

區既嘗自致其工於此而又遭會窮厄投其所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態長歌慟哭詬罵怨怒可喜可駭可愛可惡出馳而入息陽麗而陰肅沛然於文若有所得耒之於文雖不可謂之工然其用心亦已專矣夫文章之於人心其理之相近與夫工人之於板則有間矣耒之區蓋已盡佈於此則世之高明博達之君子俯而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問之而後知其心也伏惟某官以文章學術慕著天下方為朝廷訓詞之臣而不腆之文嘗欲獎與人誰不欲自達于世之顯人而耒自顧所藏無一不可敢書其平日之文與詩凡九十篇以辱左右伏惟

間假而賜觀焉則未之情誠雖欲毫髮自伏而不可得矣公亦念之耶

上孫端明書

昔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為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愠一樂正子用於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嘗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為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願為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且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諛邪間於其前檢巧伺於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俯仰而有就故憂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之為不可逢之會可勝嘆哉由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未生三十有五年矣其間執事之名未久矣方先帝時群才並進多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為正人大丈夫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挺然於群枉之中其進退用捨繫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士其望受賜於公以笑

然中間何其屹々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指  
以為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游近藩  
然聞之道塗以為入陪輔弼實存旦暮夫如今日之所  
用其磊落震動人者皆徃時天下之士將至於絕望而  
不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是宜不獨  
不寐而止也某之家弟來幸得望履幕下未嘗欣然自  
負以為辱公之知而某今也為令沈立得在使部聞  
公之將有廢也日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獻焉故不  
量其愚且愚喜為執事一道之而某之家世卑寒無勢  
力自援於當途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起區々之心未  
能自甘於無用來歲之春公將有薦其屬為京官某者  
願沾其一乎夫天下之士願奔走於君子而君子亦豈  
一日忘天下之士批伏惟察之進退俟命

上蔡侍郎書

至於公尹非有公事不敢自通姓名於下執事而至於  
邑得贊可否而無專達故備執事官屬者一歲矣而不  
敢以一言自聞屬者邑僚有自府來者言執事嘗辱問  
其姓名竊不自意何以得此豈執事兼愛博取樂於聞  
善而有以不肖誤左右者耶其問之也豈其欲知之也  
未之羈窮困辱於世久矣逢之者不問趨之者不省一

日衰而問之若將憫焉者則未非偶人安能不一啓口  
卦未生三十有二年弱冠得官欲養其親而受養者  
未飽而泣血繼之飄然羈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  
所歸陸走水涉辛勤險艱冒寒暑勤手足所築過斗升  
之粟而常苦不足而性又愚魯不習世務屈首放官始  
亦妄意欲行其所聞而事勢多端不敢略試親自擔之  
後而不足於勤服僕隸之辱而不足於賤摩牙者假之  
以立威辭責者倚之以歸過受侮遭罵暗不敢較出而  
坐曹掾以求免歸而對案歎而後食家本淮南仕者數  
世而浮寄南北求咫尺之玉以庇其家者久而不就今

也寄十口之飢寒於一官之祿故至甚辱而不可忍者  
也痛自勸勵欲勇捨其所仰然退而熟念叅計利害一  
及其所累則其氣漠然而平是以通勉而久不能去自  
自得官至於今十有二年矣其心未嘗一日不出於此世  
之仕者有如未謂之困可乎不可執事誠哀而問之耶  
其間未之言也亦且愀然矣古之君子不肯屈其身  
以一毫請於人者有三請而三却之猶往而不已者彼  
其心將以明道也則一讓不可於人惟其所欲微偉  
於得位而求祿止於為貧故要請而不嫌於辱所惡於  
失已而求之者謂其私富貴之利也未也聞執事一言

而平生之所懷自獻而不作於進退之分別有罪矣惟  
未之不才所志止於為貧而所欲未過其分或者猶在  
可言之域質執事片言之勞而未之賜足矣干冒台嚴  
死罪

### 答李援惠詩書

某頓首李君足下相望近尔各有職守不得相過從甚  
可歎也人未蒙示書及新詩一軸書詞疊疊推與過當  
尤以自愧某家素貧未壯而孤應奔覓官累於飢寒  
耳非欲取好官厚祿以自榮也因循不已頗踐顯美又  
暗於事幾不能蚤避患禍坐此得謫辱但怙省過非

不欲自奮舉以干世而晚貧者直坐鈍弱不能耳亦非  
內有以自珍而輕世肆志者若足下所引張范之徒是  
皆抱竒行異才視一世之禍福為不足以易其所有者  
僕何足以與是哉詩軸已三閱之矣韻格清竒詞藻俊  
發其於用是尤精穩足下齒少而已能爾何可量哉唐  
人作詩用思甚苦而所得無多至有終身習之而但一  
章數句便名世者何足下取之容易而用之不既也歎  
仰歎仰雖未得熟接話言然觀書與詩亦足以略測足  
下之好惡矣嘗中所有無乃欲玩而藏之以待價歟將  
持此以求售歟斯可以似非售之道以時自重不宣

答杜絳書

未啓罪垢謫官於此多病懶放舊學荒廢無以見賢俊  
故久不果奉謁而足下意益勤兩墜珠玉又副以新文  
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試誦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  
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達於禮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  
人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於  
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於爭奪之世蓋  
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大盜據竊取而使  
亂臣賊子之禍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  
之者亦行其志云耳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  
也豈不曰國之存亡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昔狐  
竹君以國與叔齊二讓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及  
其國而狐竹之後不聞有興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  
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  
之不得罪於夫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之貴王衍以  
器用言之譬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  
謂季札為不可非王衍為不可非也三傑贊文字豐縟  
布敘詳密有作者之氣更加老成則庶可讓尋問甚勤  
不敢不盡

再答杜絳書





承諭疊：似未達鄙意嗟乎季子讓國幾千餘歲歷  
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於吾子蓋夫子謂後生可畏  
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兵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  
附子藏之義彼視棄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  
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壽夢欲越諸兄而  
立季子固不可也至余昧辛而子僚之才亦足以君  
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蓋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  
者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禮之所以必辭者愚亂  
君臣之大分也季札之於道德其深矣哉吳屈庸曰季  
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  
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札一人而已所謂  
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所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  
也則古之論存亡廢興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  
竹之君欲越次而立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  
而辭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  
子初不論此直曰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  
其於禮樂之際深矣其于辭受又不草：更宜詳之

張右史文集

龐安常墓誌

余嘗以謂醫之在天下其資生民之用蓋與穀帛寺竊  
怪世之工其道者何少也自三代以來至今以醫名世  
者多矣其為論說方術大備矣又怪夫世之醫者皆  
忽而不孝大抵從里閭俗師其治病苟不殺人衆已指  
為良醫矣使孝子慈孫不能無恨於疾苦之際者以此  
也可不悲哉余少多病世之醫者性與之游率按前人或說而用之未有心得而能原其所以說者  
也蓋醫之為道推本天地陰陽經紀寒暑日星考驗國  
土山川而人自外則骨節脉絡腧穴內則藏府焦鬲井  
谷其出入會通之變甚多且微非夫致至精之察不

惑之知不足以盡之而世醫不以術易衣食者鮮矣何暇及此哉宜工之者寡而古季之廢也意必有聰明微妙之君子憫茲季之不振悼生人之疾痛獨治其道修其術而莫或知之者焉紹聖丁丑予得罪謫官齊安而得蘄水龐君為其子醫殆所謂聰明微妙者也君諱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其在孕時頗有異及為兒讀書俊警絕人一經目輒終身不忘鄉黨奇之其父諱之廢學高醫年老且病君問醫于父、授以脉訣君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君時未冠也已而病脅君曰天使我隱于醫欤乃益讀灵樞太素甲乙諸秘書九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貫通時、為人治病有奇功率十愈八九而君性愷悌明豁好施而廉於是有所與疾自千里踵門求治者君為闕第舍居之親視餽粥藥物既愈而後遣之如是常數十百人不絕也其不可為者必實告之亦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戊寅之春余見君於蘄水山中深衣幅巾延客坐堂上視其貌偉然听其議博而不繁妙而易曉告余曰世所謂醫書余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唯經者也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

自求之欵余之術蓋出于此以之視淺深决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脉之要莫急于人迎寸口是二脉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凡平人之脉人迎大於春夏寸口大於秋冬何謂人迎喉旁取之內經所謂別於陽者也越人不尺取諸穴之脉但取乎太陰之行度魚際后一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而得關格之脉然不先求喉乎引繩之義則味尺寸陰陽關格之所起寸四倍於尺則上魚而為溢故言溢者寸倍尺極矣溢之脉一名外關一名內格一名陰乘之脉曰外關者自關以上外脉也陰拒陽而出故曰外格陰生於寸動于尺今

自關以上溢於魚際而關以后脉伏行是為陰壯乘陽而陽竭則死脉有是者死矣此所謂寸四倍於人迎為關陰之脉者也關以后脉當取寸而沉過者謂尺中倍於寸口至三倍則八寸而為覆故言覆者尺倍寸極矣覆之脉一名曰內關一名曰外格一名曰陽乘之脉曰內關者自關以下內脉也外格者陽拒陰而內入也陽生尺動于寸今自關以下覆入赤澤而關以前脉伏行則為陽亢乘陰而陰竭則死脉之有是者死矣此所謂人迎四倍於寸口為格陽之脉也經曰人迎與寸口皆盛過四倍則為關格之脉蓋不能極天地之精

氣而死所謂閉格者痰涎之壅氣鬱滯獨溢則補瀉  
以出之尺部一盛瀉足少陰二盛瀉足太陰皆二瀉而一補之  
補足少陰三盛瀉足陽明補足太陰皆二瀉而一補之  
四盛則三陽極導之以知當取少陽太陰陽明之穴  
脉靜者取三陽於足脉數者取寸手瀉陽二當補於陰  
一至寸而反之脉有九候者其浮中沉於寸關尺也且  
越人不取十二經諸穴直以二經配合于手太陰行度  
自尺至寸一寸九分之位後分三部：中有浮中沉以  
配天地人也又曰中風木傷寒金濕水熱火濕病起於  
濕：則土病：而諸藏受害其本生於金木水火四

藏之變也陽浮陰濡為風濕陽數陰實為溫毒陽濡陰  
急為濕溫陰陽俱盛為溫言其治之也風濕取足厥陰  
木手少陰火濕毒專取少陽火傷寒取手太陰金手少  
陰火溫濕取足少陰水鄉人皆謂我能與傷寒語我察  
傷寒與四溫之變雖其疑似而不可亂也故定陰陽于喉  
手配覆溢於尺：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  
皆扁鵲略開其端而後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  
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起為君為余言者尚多獨  
著其大者又曰余欲以其術告後世故著雜經解數不言  
規草木之性與五藏之宜及其臨位宜其寒熱班其奇

偶以療百疾著至對集一卷古今異方往服遺備傷寒之變補仲景傷寒論藥有後出古方人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經遺論以備其備矣余問以無他之事曰然哉是誠人所難為也其史之妄乎未嘗病風痺數年餘苦未盡瘳君切脈曰藏病傳所勝之疾肝傳於脾氣欲運而肝制之也去木邪行土氣而後愈因授余以方少為疾有間又曰一方不可瘳當增損之以應疾時致方與藥之難得者察君於余尽心焉見君之歲是冬而有痼疾作明年春而劇門人請自視脈君笑曰余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余胃氣已絕死矣因盡屏藥餌忽為韻語教司授其壻魏淵蓋超然達者語也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年五十八時二月初六也君性喜讀書聞人有異書購之若饑渴書工日夜傳錄君寒暑疾病未嘗置卷其藏書至萬餘卷然皆用以考醫方之事晚好佛學蓋有得焉以是年閏九月二十七日葬於歙水龍門御佛園村君曾祖諱震祖諱慥及父皆不仕諱東天二男子曰權曰琪皆篤孝修飾二孫曰仲容叔達三女已嫁魏淵郭迪陳翔其壻也各舉進士君臨終以書遺余君託以銘其墓者嗟夫余名微位卑又方得罪於時何足以為君重然君嘗有

德於余且其旅必以見嗚不得辭也既銘其藏又著所  
嘗治而愈人所傳道者更刻於碑陰且以為法銘曰  
生民之病堯舜是醫惟周與孔世之良師遺癘於身和  
扁善治惟民與身同一矩規猗歟龐君有見于茲獨顯  
以方用不大施孰疾於衆孰毒於友有求求余徑取無  
遺飲酒著書終身遨嬉欲知其仁弔者垂淚即化而安  
不爽厥知有考其書銘以昭之

歐陽伯和墓誌

君歐陽氏諱發字伯和廬陵人太子少師文忠公諱修  
之長子也為人純實不欺內外如一淡薄無嗜好而篤

志好礼刻苦于李安定胡瑗掌太李号大儒以法度檢  
束士其徒少能安之是時文忠公已貴君年十有五師  
事瑗恂恂惟謹又尽能傳授古樂鍾律之說既長益李  
問不治科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至今  
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至天文地理無所不李其李不  
務為抄掠應目前必刮刮根本見終始論次使族分部  
列考之必得：之必可用也嗚呼其志亦大矣然其與  
人不苟合論事是非：遇權貴不 少屈下要必申  
其意用是亦不肯輕試其所有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君  
之死也今眉山蘇公子瞻哭之以為君得文忠之李漢



伯喈晉茂先之徒也初以文忠公恩補將作監主簿三  
迁為大理寺丞賜進士出身自當箔場迁光祿寺丞賜  
五品服自當京西排岸司又迁殿中丞官制改為奉議  
郎監粳米中第七畧俄權少府監丞迁承議郎某年某  
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六積勲至輕車都尉君為殿中  
丞時曹太后崩詔定皇曾孫服制礼官陳公襄疑未次  
方赴臨召君問其制君從容為言事在杜佑通典甚詳  
襄即奏用之是時方下司天監討論古占書是說同異  
折中為天文書久未就而襄方總監事即薦君刊修君  
為推考是非取舍比次書成詔藏太史局襄因奏言旧  
渾儀壞不可用而後所造新儀考之又不合顧仲君詳  
定詔從之本朝自至道中用韓顯符渾儀其後司天官  
周琮于潤加黃道熙寧中旧器壞詔沈公括更造括以  
其意增損之器成數年未定能與浮漏景表不應君較  
三家考古注又自因事立制先為定儀奏之神宗召君  
問曰浮漏以玉筒下水者當堅久也君對曰玉不如銅  
沈括嘗用玉今下水比初加速矣上以為然遂以君法  
鑄新儀漏表集其說號法要其後有附括議者訟于朝  
詔再定率行君說訟者亦服焉君治官無大小不苟簡  
所創立後人不能更其著書有古今系譜圖國朝二府

年表年號錄其未成者尚數十為夫人吳氏故丞相正  
憲公克之女封壽安縣君男一人曰憲滑州韋城縣主  
簿女七人其四人皆早卒一嫁權武安軍節度判官蘇  
京次嫁承務郎王景文亦卒次尚幼孫一人延世曾祖  
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  
李氏封吳國太夫人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祖妣鄭氏封韓國太夫人  
初文忠公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累贈太師追  
封充國公妣薛氏累封安康郡太夫人元祐四年十一  
月甲子葬君鄭州新鄭縣旌賢鄉劉村文忠公之兆而憲  
之子

來求銘曰

嗚呼伯和父學不欺其志而不以為利非不售之畏而  
不知之愧豈與世為愁其將有所恥云誰之似惟文忠  
之子

商屯田墓誌

公諱瑤字元少淄川人曾祖重進祖父俊皆不仕父餘  
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為萊蕪單父縣  
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尚書屯  
田負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五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  
日也階至承事郎勳為騎都尉君少博學為文詞豪健

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獵梟絞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夕有叟密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操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為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辯論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聞怒中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瞪視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為邑孝肅公知韓忠獻

公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挈之其胷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淄川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未不敢辭乃為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名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而中乃枵窾實靡訂孰昧孰昭有淄商侯甚畜不施時棄

其宜則已光輝彼不人逢位下固宜嗇不使年造物則奚

### 劉承制墓誌

君劉氏諱允字安道開封人娶宗室女補右班殿直四  
迁為內殿崇班騎都尉致仕今上即位以恩迁內殿承  
制年五十元祐二年二月某日以疾卒嘗監許田木康  
二縣酒稅用舉者監真州船塢待制李肅之守慶州辟  
公隨行又勾當安肅軍推場用舉為霸州船魚巡檢徐  
州兵馬都監其在霸州卒有謀叛者發有日一州無知  
者君獨以察得密白守驗實斬之微君幾獲間罷官居  
京師官府有煩使時猶奏遣君至輒辨用此能自達

於名卿大官故其居官多薦之者其為人勤敏當官不  
避事頗知書矜持自喜有足賢者也曾祖某官贈某官  
祖某官贈某官考某官贈某官夫人鄧州觀察使從贇  
女二子侯左班殿直傑舉進士葬開封府某縣某鄉之  
原實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任則有稱既憊而休不瑕孔修以息茲丘

### 吳大夫墓誌

公吳氏諱 字德仁龍圖閣學士贈太尉諱遵路之子也  
太尉為時名臣公少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年四十六以虞部  
員外郎知郴州官罷歸京師即上書請致仕方是時上自執

政大臣下至樞紳士大夫凡知公者相與出力挽留之不聽  
蓋始聞而驚已而皆歎伏以為不可反相率賦詩飲餞于都  
門公既謝仕歸蘄春有薄田僅給伏臘公臨溪築室種花釀  
河家事付子弟一不問賓客有至者不問賢愚貴賤與之  
飲酒必盡醉公或醉卧花間客去公亦不問也客有戚否人  
物公不酬一語從左右行酒客不得卒語人皆愛其樂易而  
敬其高凡見公者皆欣然忘其鄙吝焉嘗有貴客過公而飲  
公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為鄭客亦不以為忤其放誕  
乃如是平生視財物如糞土未嘗與人較多寡太尉薨時  
其妹婿輒以家錢數百千貸人其人不能償公哀之曰是

人有母聞之將重其憂乃召其人諭之焚其券嘗有客  
為公治田事二十年謝去見公欲計之公取前後文書  
示之乃未嘗發封盜夜入其家公覺之不問盜且取其  
被公謂盜曰室中惟所欲天寒幸舍吾被凡見公外者  
徒知其真率曠達至究視古今治亂成敗人物之賢否  
臧否其中了然甚察也其積官自太廟齋郎至朝奉大  
夫勲至護軍賜至三品服歷官自監西京竹木務簽書  
淮南判官廳公事監真州權貨務通判池州黃州乃知  
郴州其治官主于忠信仁厚故所至有稱哲宗朝有薦  
公者詔落致仕赴闕而公堅卧不起卒年八十四崇寧

三年四月十一日也初公感疾即閉閣謝藥物至屬續  
不究或言公少遇異人服其藥故壽而康寧亦其潛德  
美行不究其位故下享其報如此公娶張氏繼室李氏  
封德清縣君三男子曰楷早卒曰升曰奕皆舉進士四  
女徐暨張之儀徐閔胥彥博其婿也是歲七月某日葬  
公蘄春縣永福鄉新安里芙蓉山以李夫人祔焉曾祖  
諱文大理司直祖諱叔尚書職方員外郎秘閣校理贈  
尚書右丞升匍匐乞銘于譙郡張耒。熟公之名迹且  
爰慕之無窮則銘之也實宜銘曰  
吳公出延陵以國為氏而始居京師者自司直君老於

蘄今其子孫遂家蘄春嗚呼德仁夢幻斯世遽廬其  
身寓百年於一醉兮不以萬物易吾之真人何足以  
知之抱所有以滅泯殆古所謂得道逍遙御風騎氣  
之人歎

張右史文集

此一段原本  
割補來者  
未詳何耳  
中語當是  
詩小序也

昔居京師常遊西園錢武昌卽中之第時同會  
者河東柳子文與錢氏三子夏中余出京今纔  
半年而昔日所遊者或東或西有不知所如者  
古人所謂俯仰之間已陳跡者歟

李參軍墓誌

公諱處道字深之台先君子之友也自言系出唐太宗  
皇帝五代時有諱澄者嘗為梁使閏遂居晉福之連江  
故今為福唐人公性剛特耿介不群少孤貧自力學問  
記覽淹博工于文辭未少時猶及見其賦篇其文瞻麗





涕泣感慕戚見於色撫兄弟之孤過已子平居雖與僕  
妾語必誠必信既老且病猶不廢書時與賓客飲酒  
賦詩其詩句甚工然多悲壯感慨聞者哀之有文集十  
卷藏於家先安林氏繼室龔氏先公二年卒三男子據  
抗援擄早卒坑援皆有文行援舉進士中第笑三女嫁  
趙僕何頡陳任五孫其二男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  
武昌樊山之原舉二夫人祔焉曾祖郁故贈虞部負外  
郎祖份故贈工部負外郎父餘慶故贈屯田郎中始公  
與其兄載之皆友未之先人相好也未嘗從公于姑蘇  
之學官故公之子妹往獲交焉諸孤以銘屬我宜也

銘曰

堯理之後氏季子唐宗赫自成紀惟澄曾出負親帝使  
闕不歸連江沁猗歎深之文有匪內懷剛方志孔偉六迂洲  
縣臨輒靡力抗豺虎傲爪宛立集作牙齒讞疑伸枉既垂死  
械神鞭佛破訛詭彼民於我父母視我有甚富見無幾  
豈其愛之莫吾以樊山之藏非其理後望武昌自公始

王夫人墓誌

夫人王氏曾祖沔市太宗真宗為執政號名臣祖睦尚  
書司勳負外郎父乙尚書庫部負外郎庫部主簿於咸  
平時夫人年十六丞相晏元憲聞其賢為子虞部君娶

之夫人家中欲執嬪相所能以禮自待接上下有則堂  
無姑夫人寧家事內外無不克者元志出言曰吾無憂矣  
夫人寬裕而好禮簡餘而樂施夫族有負市易錢百萬  
者夫人為出所有償之曰吾方振孫其伯父以為已子  
奏得官後伯父失官子未官夫人曰吾子可教取補牒  
還之以虞部升朝封壽安縣君又次子恩改封崇德  
縣太君而元憲薨時仁宗臨奠賜冠帔生三子長其  
朝散郎次藻先夫人卒季經左班殿直監黃州酒樂善  
好學敏于為吏職從子游甚善也方夫人疾年經嘗刺  
股肉以進三女長嫁某人次嫁某人孫男十一人王氏

為成平  
部令於度部之卷經

義有子而

...

福昌縣君杜氏墓誌

某先君之執友曰長沙李公夫人諱諫與先君生同年其應舉得官游宦四方禍福淹速多相似也某為此童時兩侍先君遇公於京師其出入游處必相與偕其談論談笑率常自旦至夕繼之以夜其僕役至僮若不能支而西公未嘗倦某時竊聽之則其是非好惡十常同

八九已而別去則兩家之書問必以時至蓋李公之與人其傾倒笑言若無不可而於節義廉恥之際其禮禦甚嚴且固也先公前公止十年歿而公晚稍被任使屢使諸部卒以無所附離大不極旬也元符二年某得罪謫官黃州而公子之子遠老寓書次以其母杜夫人之行來求銘其墓蓋後公之卒又十餘年矣嗚呼先君同時之人盡矣若之是嘗嘗以狂曰矣而某又得罪墮世幽憂無聊不得處于平人其間人之盛衰存亡未嘗不動心悲懷不能自己其尚志願其下言而銘其墓哉雖然不可已也姑次言其狀夫之洪州人天章閣待制諱杞

之女天章在仁宗時號有風力名臣夫人生貴家自幼  
嚴飭好禮不妄笑語天章公為擇對久之乃以歸李公  
而姑朱夫人老且病又素剛人少能中其意而夫人在  
旁輒歡公之弟妹未婚姻者夫人凡所有為成之無所  
愛也李公素貧不治生事夫人為均節其有亡以濟由  
此李公之仕宦得以直己行義而不累於私以李公登  
朝恩封 縣君既寡居乃歸心于佛奉其教讀其書若  
有得焉紹聖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終於道州司  
法叅軍楚老之官舍年七十曾祖某：官祖某：官二  
男長廷考衡州衡陽令次楚老四女嫁太博學士虞蕢  
福建轉運判官檀宗旦大理正張近衡陽縣令閔沅孫  
男女凡十有六以元符二年十月葬夫人於荆門軍長  
林縣白楊鄉李公之墓銘曰  
惟婦之德順以莊既莊而和順以方夫人蹈此有耿光  
而享不豐後其昌

李夫人墓誌

故大理寺丞王君諱恂之夫人李氏真定人也司空贈  
尚書令韓國公謚文正諱彰之曾孫金部員外郎贈  
禮部尚書諱宗諒之孫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尉諱

昭邁之子也夫人年十有八歸夫君性淳孝敏靜其  
事舅姑能先意集事飲食衣服非經其手不以薦而舅  
姑亦曰非新婦所為吾食不甘服不安也宗黨相教以  
為法夫人之舅其從弟同時年天章閣待制從弟家  
治黃金帶為燕服夫人頗喜之嘗有不可得忘其篋中物  
為金作帶藏之侍刻已矣夫君嘗服燕服夫人出帶使  
大理君厭之而夫人知其夫處如賓客骨肉有  
不至必面規切之退則更其善故明者信而不怨大  
理君通判夔州卒于官夫人始在夫家獨護其喪還京  
師道峽中舟敗舟人捨而夫人正色以之命取柩挈

此以免然家無長男子道遠從者慢夫人輒能言之官  
府鞭罰之以寡婦行艱危數千里無敗事而內外始知  
其才非獨辦婦人常職而已也既寡居杜門雖父母家  
至有時留之宿不可曰吾非間吾親顧羊少子幼理可  
畏也子長躬教督之慈而不驕子以有立今丞相范公  
之配英國夫人大理君之妹也英國幼時得危疾久未  
平夫人晝夜調護有恩意英國歲時躬省勞之良厚以  
相府恩錫夫人命服元祐四年夫人年七十笑得疾不  
肯御藥物家人固勸之夫人曰吾無不足者又獲託死  
於英國求生何待也左右趨為我沐浴更衣遂卒五月

二十四日也一男曰約宣德郎四女長嫁溫州錄事叅  
軍劉指次嫁奉議郎權通判火山軍葛繁次早卒次嫁  
殿中丞鍾彛景圭前卒是歲六月十日合葬夫人於開  
封府開封縣大邊村之原大理君之墓譙郡張耒曰嘗  
讀太史公書見其為滑稽日者作傳而不著列女孔子  
叙詩首閔睢著后妃之德夫女德王化之本也豈小補  
哉顧隱沒不稱而賢賤士未術於勸善未至也惟夫人  
之德之才其于死生之際蓋知之矣此士大夫之所難  
而可以無傳乎於其葬也而銘之曰  
有夭其業既業既實既寤既佚而以始卒諏良窾吉殯

夫子穴是謂大畢

張夫人墓誌

中散楊公諱希元夫人張氏葭州譙縣人贈禮部尚書  
諱成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傳之孫贈太常博士諱堯之  
女也夫人秀美惠和治女二精巧絕人內外宗族無與  
比早孤母燕夫人篤愛之曰有男子如吾女者乃以歸  
之媒妁日走門燕大人輒揮之曰吾女非若輩偶時中  
散公與夫人之叔為寮耒請婚燕夫人素聞中散公賢  
又竊奇其狀貌為有福祿者曰是足以當吾女矣遂歸  
中散公夫人既歸楊氏其宗族敬愛之如一夫人仁愛  
慈淑出天性柔声怡色無系毫忤人意其于姑忌生不  
知有已年尚少已能淡薄齋戒奉浮屠法不治婦女玩  
好年三十六歲感疾少間召其家人婢妾環坐酌酒飲之  
勸撫之如他時皆喜曰吾夫人疾且起俄而正衣起坐  
家人驚問之已卒矣後二十七年當元祐三年而中散公  
卒諸孤迎天人之柩於京師是歲九月丁卯合葬鄭州  
管城縣懷恩鄉神崧里先塋之次始以中散公登朝思  
封壽昌縣君追封清河郡君子四人彥真彥齡皆宣德  
即彥臣慈州吉鄉縣令彥章絳州太平縣尉五女長嫁  
左班殿直李祐次嫁左藏副使曹譜次嫁朝奉郎程復

次嫁大名府魏縣主簿王需次嫁河南府登封縣尉李  
昂孫八人長達次邁皆太廟齋郎餘尚幼夫人於未為  
從姑故諸孤屬之銘曰  
擇所宜從初艱其歸既逢其良身先之妾匪謀不感天  
實戾之於穆夫人令德婉物皆怛終獨裕其邊惟昔  
弱子衣冠頎逾二十年以喪西歸鮮原靡從於君  
子有蕃其承視此松梓

### 王仲孺墓誌

河南王雯者齒少篤於自修好學而能文余聞之而未  
見也紹聖四年余以罪戾謫官齊安一日有客墨衰

造門視其謁雯也見余則泣而言曰先君與子舊矣雯  
不幸既孤將葬而無詞以刻先君之墓敢以是屬諸子  
某曰余嘗見朝奉君於京師其深者某之陋所不敢知  
而其粗與夫衆所譽者竊聞之矣不曰篤躬好學而廉  
儉者歛敏於為吏愛民徇公直已不撓於權者歛然其  
人學於實而薄於名豐內而廉外世之君子未必知之  
余嘗辱聞焉則屬銘于我固宜謹取其爵里行事叙之  
曰君曾祖諱恪西頭供奉官祖諱淮越州諸暨主簿贈  
太常博士考諱起尚書屯田員外郎祕閣校理贈左中  
大夫君初補太廟齋郎調陝湖府城縣尉又為澠池安



邑二縣主簿河中府猗氏縣令改宣德卽監解州監池  
兼知縣潭恩遷通直卽賜五品服知孟州温縣遷奉議  
卽加武騎尉管勾京北排岸司遷承議卽加雲騎尉監  
京米倉遷朝奉卽知德州加飛騎尉紹聖三年五月二  
十六日卒于官享年五十以某年某月某日變奉君之  
喪築于河南府某縣某鄉之原以夫人楊氏李氏祔焉

銘曰

君諱仲孺時中其字世河南人河清其里以蔭筮仕湖城是尉湖廢官  
罷晉君一歲實惟相絳從湖民志其在安邑涌水于野邑人走祠君鞭而罷  
後金猗氏有愛其民既去十年見之如親寘其耆老以謂子孫民居侵達

使者議毀君舒其苛一道是賴安邑賈監民富悍豪君  
教之學獎禮其髦孝秀聿且鄙悖滋消西民饒師廢產  
輸泉君力弛之鰥寡用安令温治盜曰姑安之勿浚其  
姦吏逸民嬉盜悔而耕厥壤大滋也豪坐獄重賂而逸  
君以奇賄唾手則獲君之去温其民涕留耆老百千  
声言於朝惟河内温邑縣部異河内有請假君決事後守  
德州河溢而鰥鬻民流殍所活萬數伍長悍驕其將管  
之長以衆逃乍將之疵君謂長後首寘于罪貸將不問  
境為無事一時持權爭欲用君勉之比周君為不聞云  
何不淑五十而償君凡三娶皆有婦道粵初氏楊其父

曰慥繼李父周學士集賢今夫人陳姻黨稱焉劉時張  
闡又楊克中壻其三子惟德之同君三男子惟雯在身  
進士登科甚飾而藝陶牙之原鬱乎松楸乘者卜之君  
子之丘

### 吳天常墓誌

公諱天常字希全河南府洛陽人惟吳氏之先與周同  
姓至越入吳子孫散居四方以國為氏公自祖考始占  
藉河南之洛陽公少貧不治生產以氣節自許力學問河  
南六府號多士而公自少已知名里中而舅建寧軍節  
度使王正倫深器之以正倫死事思為郊社齋即調濮

陽縣主簿又調舒州司法參軍即大猾章氏數犯法繫  
獄其勢能得于有司公論正其罪流之一郡畏伏迂泗  
州盱眙縣令守筇病人死公當復驗而前驗官言死者  
不病公將直之守以利啗公欲得如前驗公謝守曰我  
受公恩回善如死者恨何卒直之守為得罪知洪州 奉  
新縣奉新號難治訟者或先以丁贖其足以脅有司公  
畫巨丁于市令之曰丁必如此則受訟俗乃稍安知彭  
州永昌縣轉運使范公純仁深知公是時方安差糾為  
免役錢公原寔蜀後法刻害譜之至精後以書見王荆  
公荆公召公議于司農寺時欲舉江西設法行於蜀公

曰蜀不足於地江西不足於民利害異宜恐不可行主  
者是公議以之安所陳浸忤遂罷歸審官院調簽書鎮  
南軍節度判官丁丑夏服除以便親調蘄州蘄口鎮都  
大監轄俄丁父憂服除通判無為軍公諷軍守其庠序  
勅士以學部有懲池官專利民多冒禁公為立法公私  
便之而犯者鮮改通判昇州以朝命按知誠州周世隆  
帥司部使者皆欲致世隆於罪公言世隆習蠻事且未  
嘗有罪論執甚堅卒免世隆人以為難辰州有軍事以  
公攝守公之官見屬縣吏部夫千餘挽木山間公曰方  
春役民妨農耕悉罷之公至郡蠻酋繫獄者公諭以朝  
廷德意盡遣之皆感泣而去公因言自誠州抵融州道  
新通請每三十里建一佛寺擇僧知蠻情者居之諸蠻  
信佛平時可使入蠻與之習熟有警可用以間諜而佛  
舍可因以儲糧其利邊甚大朝廷許之後為諫官丁隱言  
不當廢誠州為軍頃蠻所以數叛者蓋雖輸款而未嘗  
去巢穴一失拊循則亂稍內徙則定矣雖不致州尚可  
安事廢州乎是時方議役法有訪公者公陳三事以謂  
州縣之役莫重於衙前今雖易頭為差衙前教之多寡  
與役之優重請守熙寧元豐之日毋輒改又言御差手  
分類不知書計勢必簡人代役其代者必要厚價請官

為立直又言縣所積免役錢請皆納州或輸旁郡戶  
部皆奏行之用薦者除知宿州時荆門新復軍擇守乃  
以公為知軍宰相召公都堂諭以擇才之意軍久廢百  
事圯毀公至為具起弊敗必使完好可持久不為苟且  
計人至今頌之俄知沅州其去荆門人為立祠歲時父  
老率子弟拜之公既習知蠻情其治沅務安靜嚴守備  
撫溪獠久之奏請出巡視邊防軍行有告帳下謀反者  
公獨保其不然罪告者卒如公言又檄諸縣寨使察游  
民與蠻交易為嚮導者捕之俄復知辰州公去沅如去  
荆門而辰之吏民與蠻酋皆相賀曰我公復來矣蠻相  
約無犯邊郡為無警辰民春夏多疫公飭醫工親視藥  
物人賴以全甚眾乃立學校勸以讀書人皆服從風俗  
為變朝廷既知公有功南邊將用之矣以病求告卜居  
蘄州金沙溪上家藏書萬卷有以自樂泰然也公喜讀  
書於書無所不觀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卷至其閑居  
好之尤篤有詩集三卷奏議三卷紹聖四年八月六日  
以疾卒預治終事至屬續精爽不乱享年六十有二公  
曾祖延慶祖諱澤皆不仕考諱英以公登朝恩授大理  
評事累贈朝議大夫三男子長忱太廟齋郎仲博未官  
季悟假承務郎皆以進士知名三女長嫁萬載縣令黃

公孺次嫁進士胡世南季嫁寧州錄事參軍譚康世公自濮陽縣主簿積官至朝奉大夫積勲至柱國公為人厚重寬博達于為吏官無大小所臨必有績當其有所建立必得所欲而後已或以利害休之不顧也其仕宦多徃來南邊故深知溪洞諸蠻所以治亂有所措置後不能易然考其大体本于安靜寬簡不為苛擾而頗立隄防明條教期無亂而已不徼有功也君子躋之公少嘗從丁寶臣學寶臣異其才薦於歐陽文忠文忠稱焉既仕則不苟取知于人而一時賢公卿咸知之獨吳正憲知之尤深而公自重不輕就人故雖知之不絕出力

而公之才見於世者如此而已也其欲將以元符元年八月二十有一日葬公於蘄州蘄春縣安平鄉黎倉里啓先夫人之兆而合焉夫人程氏有賢行封文安縣君前公二年卒云銘曰

其直非以為訐其和非以為悅也獨盡力於為吏無劇易必達也其至民以為賜其去以為奪也既或知之矣乃檢而不發也進音而退異而後知公之節也安平之三公藏唯初尚詔後之洛陽之表也

潘奉議墓誌

齊安有君子曰潘昌言其學也正其言也文其家居篤

於孝悌其為吏清刻苦而為政本於惠下愛民至大  
吏勢力能寒熱八者必與較義理一毫不為屈其為人  
務內而簡外信已而不求人知而人之知者必皆誠心  
愧服焉嗚乎君子哉蓋紹聖丁丑歲某得罪謫官於齊  
安自幸得從君游既至而君病矣無幾何而卒寶元符  
元年十月某日也齊安之君子皆相吊已而又曰潘君  
之墓宜有銘矣咸以銘事屬某余既素高君之義用不  
復辭走其家哭之求其世家歷官行事於其子大臨而  
次叙之曰潘氏在唐為滎陽人當僖宗時有名季荀者  
仕為太僕卿官於福州避亂因家焉季荀之弟曰季翱  
為太子司議郎季翱後二世生吉甫終吳越入朝終國  
子博士累贈工部侍郎。生衢為比田郎中比田嘗  
官於黃遂居之比田生處士華隱德不仕君諱鯁字昌  
言處士長子也生而儻警絕人為兒時賦詩已有奇語  
聞有周希孟者博學篤行之上也君從之學希孟以謂  
盡己之道君居鄉里以經教授聚徒嘗百余人後進皆  
師尊之登元豐己未進士第初調蘄水縣尉遷和州防  
禦推官知江州瑞昌縣蓋楚州都監倉吉州軍事推官  
改宣德郎監漢陽軍酒稅遂以奏議郎致仕卒年六十  
三蘄水民有以華為獻者君一覽而還之曰受賜多矣

其廉潔率類是江州賦屬縣瑞昌太守問君瑞昌歲  
可售若干公曰四斤耳守驚詰其說君曰縣小民貧米  
監猶不足而暇及茶乎獨縣僮四人一斤可笑守悟  
以故諸縣皆得無多售而旁郡有賣千斤者後七年君  
以事過瑞昌有兩民拜馬前其一曰異時君為縣我訟  
得直其一曰異時君刑我當罪我心服是以借耒君之  
為吏得民舉如是也元祐赦民負官錢無姦者悉免之  
吉州通判攝守事乃悉下負者於獄將鞠其姦君曰赦  
欲寬之而君故獄之耶執不可民乃得免龍泉令捕得  
私酒三十家將上府君謂令曰是法皆當徒龍泉小邑

一日徒三十人君為令安乎令乃頗減出之嗚呼其歷  
官微而見於行事者寡矣然其修身治人立心操術亦  
可槩見矣向使之得富貴之朝廷據位操柄以行其義  
達其道其不貪利苟得如還蘄水之華其忤上愛下如  
懲高瑞昌之茶民甘其罰如瑞昌之拜者則雖古之君子  
無以加分寸於此矣有集三十卷曰春秋斷義者十二  
卷講義者一十五卷易要義者三卷致仕時家無一金骨  
肉衣食僅給而君蕭然病卧一榻口不及俗事時與其  
子清言而已娶何氏有賢行男二人曰大臨曰大觀皆  
力學有文一女嫁進士羅啟宗四孫其一男也曰贛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白壁芳蘭包以九襲長於外者千萬而一莫為出之卒  
殞無施嗚呼昌言不幸類茲致美在裏不耀於肌豈人  
是謀謂天實知黃崗之原松栢其猗我相後人將獲其  
菑

### 附宋史列傳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為文十七  
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  
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侶三歎之  
聲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為太  
學錄范純仁以館閣薦試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秘書  
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  
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  
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為通判黃州知  
兗州召為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穎州汝州崇寧初



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穎聞蘇軾訃為舉  
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  
自便居陳州耒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  
長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歿耒獨存士人就  
學者衆分日載酒殺飲食之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  
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氏  
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  
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  
也順道而行滴、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吕梁放於江  
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颭怒之

為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  
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  
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  
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  
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  
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為至言作  
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  
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  
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脩撰

跋

按文獻通攷張右史柯山集一百卷今作張右史集無  
柯山字將偶脫之耶抑別有柯山集也世所行張文潛  
集又作張舍人集只四冊無詩獨存文耳當是為人選  
集無疑戊戌己亥間於吳門書肆中得右史集四冊六  
卷之十卷十六卷之二十卷二十八卷之四十四卷中  
又脫三十三卷三十四卷脫首葉第二葉壬子千金臺  
見綏安謝耳伯兆中携得宋刻右史集八卷約百餘葉  
予篋中偶未携得吳門本至悉為抄之癸丑餉旋發  
篋中吳門本校去重複惟存四卷五十一之五十四也

歲丙辰東阿中舍于小谷綿相公谷峰子也藏有右史  
集十四冊因得借錄中間缺十一至十五而以同文唱  
和詩抵之凡聯句唱和古人集中俱序絕句後突入古  
詩中一驗也而卷之首尾必割去數行重書卷數二驗也  
二十一卷復脫以暇日會友詩補之此亦一驗也二十  
二卷之二十五卷全脫三十三卷脫以三十二卷分作  
兩卷今為改正仍缺其三十三卷丁巳正月補完有美  
卷脫第七葉賀潘奉議致仕啓等六十三卷書簡恐不  
止此一卷也六十四卷六十五卷俱墓誌亦恐不止此  
二卷也且此三卷中脫落之甚姑附錄之以俟異日再

訪嘗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十月二十九日書前二日大風敗  
前門外六柱五牌樓風力之大一至于此并記清常道  
人趙琦美